

永别了 武器

Yong Bie Liao Wu Qi

〔美〕海明威 著 胡殿义 译

西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

永别了，武器

〔美〕海明威 著 胡殿义 译

I 712.45/287-3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别了, 武器/ (美) 海明威著; 胡殿义译.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3.6

ISBN 7-80108-773-9

I. 永… II. ①海…②胡…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1630 号

永别了, 武器

作 者: 海明威 著 胡殿义 译

出 版 人: 杨宪金

责任编辑: 萧 然

装帧设计: 文景·蒲伟生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编: 100039

电话: 68214971 传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73 千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8-773-9/I·104

定 价: 14.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残缺、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战争不是靠打胜仗取胜的。

再见了，战场！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

译 序

海明威(1899-1961)在文坛上取得辉煌成就,是无愧于世界文学巨匠的称号的。作为一个两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他的许多作品都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并载入史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不仅证明了他的文学地位。他的作品不仅代表着艺术巅峰,在更深的层面上,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使人可以看到他崇高的时代意识。他崇尚自由,爱好和平,追求至善至真,渴望纯真爱情,这是他在文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人本基础。

当然,海明威出生的年代既是他的不幸,又是他的幸运,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从和平走向战争。年幼年轻时代物质、文化、文明的生活与残酷的战争形成强烈反差,在此之前的海明威在文坛上默默无闻,而在此之后的他却名声大振,战争给了他的文学素质以巨大的滋养,使他的人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曲折波澜的经历在冰与火、爱与恨中悄然融合。

海明威的作品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同时他自身也是一个历史之谜。1961年海明威开枪自杀,原因在于他不堪病痛的折磨,这个曾给后人留下“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毁灭”名言的名人终于自毁了,海明威性格的刚强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他的死留给后人的也许是永远解不开的谜,我们只有通过他的作品永远地欣赏他的完美,让他和他的作品一样在人们心中永恒!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1929年的作品,此前他与第一个妻

子离婚，之后他回到美国并与第二任妻子结婚。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婚变，似乎使他在人生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战争中他曾经遭受重创，他看到无数的家园的毁坏和生灵的涂炭，他美好的向往经受着这样那样的打击。于是，他远离了战争，渴望把自己的灵魂安置在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中。本书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这就是“人生都憎恨战争，灵魂与爱情在炮火中死亡”。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8)
第四章	(12)
第五章	(19)
第六章	(24)
第七章	(28)
第八章	(36)
第九章	(39)
第十章	(55)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6)

第二部

第十三章	(71)
第十四章	(78)
第十五章	(82)
第十六章	(87)
第十七章	(93)
第十八章	(97)
第十九章	(101)
第二十章	(111)
第二十一章	(116)
第二十二章	(124)
第二十三章	(127)

第二十四章	(137)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140)
第二十六章	(153)
第二十七章	(157)
第二十八章	(168)
第二十九章	(175)
第三十章	(180)
第三十一章	(195)
第三十二章	(198)
第四部	
第三十三章	(201)
第三十四章	(207)
第三十五章	(215)
第三十六章	(225)
第三十七章	(231)
第五部	
第三十八章	(245)
第三十九章	(256)
第四十章	(259)
第四十一章	(264)
附 录	(283)



永別了,武器

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下的一幢房子里，从房子里望出去，我们看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高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而蔚蓝，河流湍急。军队从房子边的大路上经过，激起了尘土，洒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军队一路开过去，尘土飞扬，微风一吹，树叶纷纷往下坠。军队开过之后，路上除落叶外，白白漫漫，空空荡荡。

平原上庄稼丰饶，有许多的果树园，平原外的山峦，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山上正在打仗，夜里我们能看见战炮的闪光。这情况真像夏天的闪电，只是夜里阴凉，没有了夏天风雨欲来前的闷热。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见军队从窗下走过的声音和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声音。夜里交通频繁，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驴子和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经过，还有一种货车，上面盖着帆布，开起来慢一点。白天也有用牵引车拖着走的重炮，长炮管用青翠的树枝遮着，牵引车本身也盖上青翠多叶的树枝和葡萄藤。朝北我们望得见山谷后的那座栗树林，林子后边还有一道高山，在河的这一边。那座山上也在打仗，不过没有分出输赢。秋天一到，秋雨绵绵，栗树上的叶子都掉了下来，只剩下赤裸裸的树枝和被雨打成的黑树干。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很稀疏光秃；乡间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褐色的，触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开过，泥浆四溅，而士兵披肩又湿，身上则满是泥泞；士兵的

来福枪也是湿的，每人的皮带上挂着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了一排排又长又窄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子弹，在披肩下高高突出，当他们在路上走过时，乍一看，好像是怀孕六个月的妇人。

路上时有灰色小车疾驰而过，司机的座位边每每坐着一位军官，车后座上还有几位军官。小车溅泥泼水，比军用大卡车还厉害。如果车后座上有一个小个子，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连脸都看不见，只看见他的军帽顶和他细窄的背影，而且车又开得特别快，那么那小个子可能就是国王。他住在乌迪内^①，几乎天天亲自上前线视察战况，但战况不佳，他也无可奈何。

冬天一到，雨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幸亏瘟疫得到了控制，军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打了好几场胜仗。山谷后的那座高山和那个有栗树林的山坡，已经被攻下了，南边平原外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我们八月渡河，移居到哥里察^②的一幢房子里。房子里有喷泉、有花园。花园外砌着围墙，花园内种了很多茂盛多荫的树，屋旁还有棵紫藤。整个小镇不错，我们的屋子也挺好。小镇后边是河，前边是山，山还被奥军占据着。奥军退出小错时，小错几乎完整无损。奥军大概希望战后再回小镇来住，所以现在从山顶上开起炮来，除了小规模军事例行行动以外，并不乱轰，这情况让我开心。镇上照常有人居住，有医院和咖啡店，有炮队驻扎在小街上，还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夏季已过，夜凉如水，战争又在镇外的丛山间进行。小镇上有座弹痕累累的铁

① 乌迪内在意大利东北部，当时意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

② 哥里察在意奥边境上，大战前原属奥匈帝国，1916年8月被意军攻克。

路桥,还有河边被炸毁的地道——从前这儿争战过。广场周围绕着树,而通向广场的路上,又是一长排的树。镇上还有姑娘。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他那长脖子的小身体和他山羊髯般的灰须。镇上有些房屋,因被炮弹炸去一道墙壁,内部突然暴露,倒塌下来的泥灰碎石堆积在花园里或街上。战局也有所好转,卡索^①前线,一切顺利。凡此种种,使得今年秋天比起去年困居乡下的秋天,大不相同。

小镇外高山上的橡树林没有了。我们初到小镇时,正值夏日,树林青翠,但现在只剩下断桩残干,地面则让炮弹炸得四分五裂。这一年秋末的一天,我在原来有树林的地方徘徊,看见一块云朝山顶飞来。云块飞得很快,太阳转眼变成晦暗的黄色,其他东西则变成灰色,天空已被乌云遮蔽,接着云块移到山上,突然落到我们身上,才知道原来是雪。雪在风中横飞斜落,掩盖了赤裸的大地,只有树木的残干突出来。大炮上也满是雪,而战壕后边通向便所的雪地上,已有了雪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和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面前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阿斯蒂^②。望着窗外慢慢落着的大雪,我们知道今年战事结束了。河上游和河对岸的山并没有攻打下来。那是明年的事。我的朋友看见我们同饭堂的教士小心地踏着半融的雪水,从街上走过,于是敲敲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教士抬起头,看是我们,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来,他摇摇头,走了。那天夜晚,在饭堂里吃到实心面,大家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高高卷起面条,等到面条断了才朝嘴里送,不然便是不住地又起面条用嘴吮。我们还从用草包好的加仑大酒瓶里倒酒喝。我们把酒瓶挂在铁架子上,用食指扳下瓶颈,又清又红的带单宁酸味的美

① 卡索高原在意大利东部,1917年发生重要战役。哥里察就在卡索高原上。

② 阿斯蒂原是意大利西北部古城名,这里指那地方出产的白葡萄酒。

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所拿的杯子里。大家吃完面后，上尉便拿教士开起玩笑来。

教士年纪轻，脸嫩容易红，他的制服和我们的一样，只是在那灰制服胸前的左边袋子上，多了一个用深红丝绒缝成的十字架。上尉为了照顾我，让我完全听得懂，免得有遗漏，故意说着不纯粹的意大利语。

“教士今天玩姑娘，”上尉说，眼睛看着教士和我。教士笑了笑，脸孔泛红，摇摇头。上尉时常这样逗他。

“你否认？我亲眼看见的，”上尉说。

“没有这回事，”教士说。别的军官都觉得这场戏很有趣。

“教士不玩姑娘，”上尉接着说，“教士从来没跟姑娘来过。”他这样解释给我听。他给我倒了杯酒，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我，不过眼角总在瞄教士。

“教士每晚玩五个姑娘。”饭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

“你懂吗？教士每晚五对一。”他做了个手势，放声大笑。教士一声不吭，当它是笑话。

“教皇希望奥军打胜仗，”少校说。

“他爱的是法兰兹·约瑟夫^①。教皇的钱就是敌人捐献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猡》那部书吗？”中尉问我。

“我给你找一本来。那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一部卑鄙龌龊的书，”教士说。“你不会真的喜欢看的。”

“那是部很有价值的书，”中尉说。“它拆穿了教士所有的黑幕。你一定喜欢看，”他对我说。我向教士笑笑，教士也在烛光下

^① 法兰兹·约瑟夫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帝。教皇指天主教教皇，当时奥国贵族多信奉天主教。

对我笑笑。“你可别看。”他说。

“我给你找一部来，”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不相信共济会^①。”

“我倒相信共济会，”中尉说。

“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在下雪。

“雪一下就没仗打了，”我说。

“当然，”少校说。

“你应当休假去玩玩。应当到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当去阿马斐，”中尉说。“我给你写些介绍信，去找我的家人。他们一定会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他应该巴勒摩。”

“他得去卡普里。”

“我希望你去阿布鲁息^②，探望一下我在卡勃拉柯达的家人，”教士说。

“听啊，他连阿布鲁息都提出来啦。那儿的雪比这儿还要大。他又不是想看农民。让他去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地吧。”

“他应当玩玩好姐儿。我给你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年轻的姑娘——还有母亲做伴。哈！哈！哈！”上尉摊开手掌，拇指向上，其他手指展开，好像在灯光照射的墙上演手影戏似的。现在墙上有了他的手影。他又用不纯粹的意大利语讲话了。“你去的时候像这个，”他指着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指着小指，人大笑。

“看啊，”上尉说。他又摊开手掌。烛光再次把他的手影打在

① 共济会是一种秘密团体，最初可能是中世纪的一种互相救济的组织。天主教严禁教友参加这种组织。

② 阿布鲁息为意大利中东部一古地区名。

墙上。他开始从拇指数起，按着指头，逐一喊出它们的名字，“‘索多一田兰（拇指），‘田兰’（食指），‘甲必丹诺’（中指），‘马佐’（无名指），‘田兰一科涅罗’（小指）。① 你去的时候‘索多一田兰’！回来时‘田兰一科涅罗’！”大家大笑。上尉的指戏很成功。他看着教士嚷道：“每晚教士五对一！”又是满座大笑。

“你应当立刻休假，”少校说。

“我倒希望可以陪你一块去，做个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台留声机吧。”

“还要带好的歌剧唱片。”

“带卡鲁索的唱片。”

“别带他的。他乱叫乱嚷。”

“你巴不得能像他那样演唱吧？”

“他乱叫乱嚷。就是乱叫乱嚷！”

“我希望你去阿布鲁息，”教士说，其他人还在大声争辩。“那儿打猎最好。气候虽然寒冷，倒也清爽干燥，那儿的人你一定喜欢。你可以住到我家里。我家父是个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趁早逛窑子去，否则又要碰上人家关门了。”

“晚安，”我对教士说。

“晚安，”他说。

第三章

我回到前线的时候，军队还在小镇上。附近乡下，炮比从前多了，而春天也到了。田野青翠，葡萄藤上长出小青芽，路边的树

① 他是用意大利语在讲军衔：“索多一田兰”是少尉，“田兰”是中尉，“甲必丹诺”是上尉，“马佐”是少校，“田兰一科涅罗”是中校。

吐了叶子，海那边有微风吹来。我看见小镇、小镇上的小山和古堡被众山环绕着，像一只杯子，再过去便是褐色大山，山坡上稍有青翠。小镇里炮更多了，还添加了一些新医院，街上可以碰到英国军人和英国妇女，炮火所毁的房屋也多了些。天气温暖如春，我在树荫小巷里走了走，全身被晒得暖洋洋的。我们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房子大门开着，一个士兵坐在门外的长凳上晒太阳，门口停着一部救护车。我一进门，便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景物依旧，现在春天到了。我在大房间门口窥视了一下，看到少校正在办公，窗子打开着，阳光晒了进来。他没看见我，而我则不知道现在进去报到好呢，还是先上楼洗个好澡。最后决定还是先上楼去。

我和雷那蒂中尉合住的房间，窗户朝着院子。现在窗户开着：我床上铺好了毯子，东西挂在墙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罐子里，钢盔仍旧挂在钉子上。床脚放着我那只扁皮箱，皮箱上搁着冬靴，油擦得亮光光的。我那支奥军狙击兵的步枪则挂在两张床的中间，枪铤是蓝色的八角形，枪托是可爱的黑胡桃木，可以靠在颊骨上射击。配枪用的望远镜，我记得锁在皮箱里。雷那蒂中尉本来睡在他的床上，听见我的声音便醒了，坐起身来。

“你好，”他说。“玩得好吗？”

“好极了。”

我们握握手，他抱住我的脖子吻我。

“噢，”我说。

“你身上脏，”他说。“去洗一洗吧。你到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现在都告诉我。”

“我什么地方都去过。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佐凡尼、墨西拿、塔奥米那——”

“你好像在背火车行程表。有没有艳遇？”

“有。”